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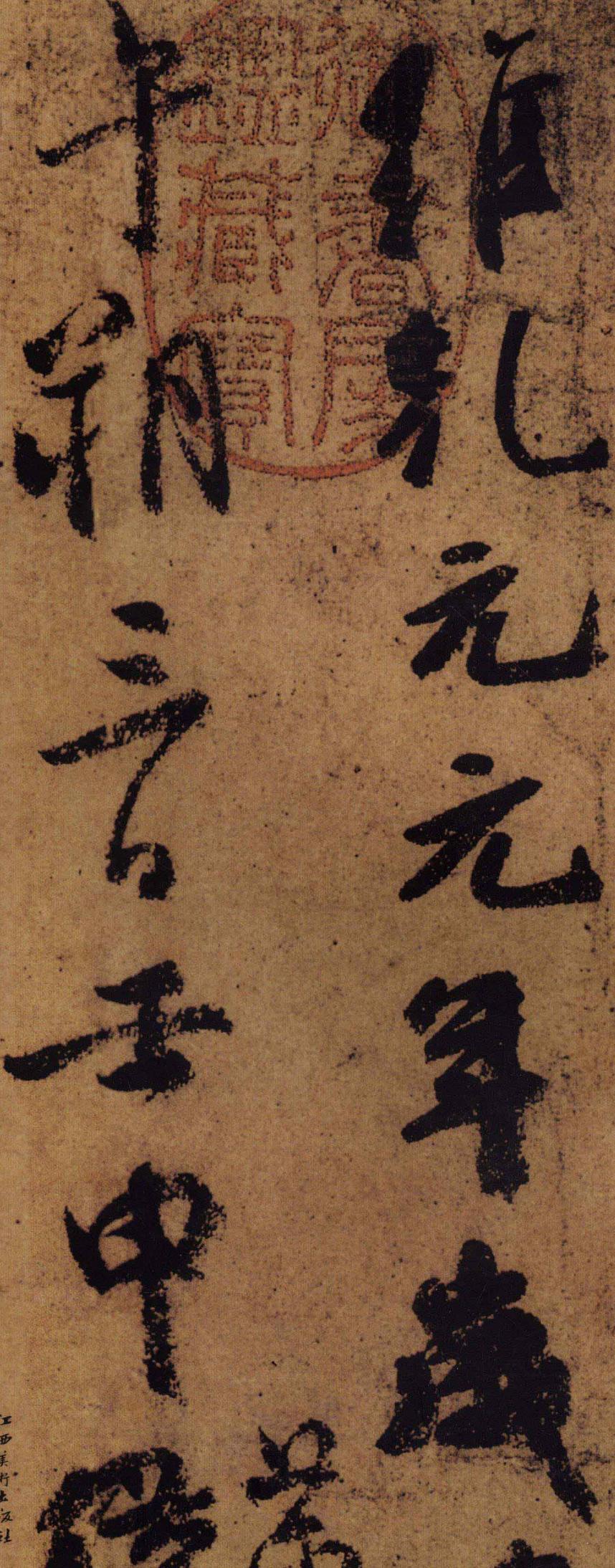
颜真卿

书法精选

祭侄文稿

祭伯父文稿

争座位帖



中
国
古
代
书
家
法
帖
精
选
系
列

颜真卿书法精选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 书 章

全国百佳出版社
江西美术出版社

颜真卿祭侄文稿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清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續元元年歲次戊戌歲在庚

子初之吉旦申酉仲秋銀青祿

大任於南浦州治平壬午歲

刺史上柱萬松村母楊公同

身立門楣之清節彥善多才子

子孫增輝善大夫季川之靈

往來
生風標幼徒家病湖
游庭蘭玉因題之
心方期武毅何適而
與直稱兵紀順
山作郊金時亥
命之在平
原覽先聲我因得尔傳言尔以

歸正義聞土門土門既聞先威

大處

眾石也城臣不

而城國通

父大難陷于元導

作罪

天不悔禍誰有

夢裏念尔道

琰石身何經

多事亦如此多

13

宋明

祭伯父文稿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十月庚子朔，廿一日庚申，第十三侄男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饶州诸军事、饶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真卿，敢昭告于亡伯，故朝议大夫、豪州刺史府君之灵，日者羯胡禄山，俶扰河洛，生灵涂炭，兵甲靡夷。二兄果卿，任常山郡太守，忠义愤发，首开土门，擒斩逆竖，挫其凶慝，先蒙授卫尉卿兼御中书。城孤援绝，身陷贼庭，圣朝哀荣，褒赠太子太保。甥侄季明、卢逖等被贼害者八人，并赠五品京官。嫂及儿女，皆被拘囚。睿略昭宣，宇宙清廓，脱于贼手，并得归京。真卿比在平原，遭罹凶逆，与果卿同心协德，亦著微诚。一圣悯焉，授户部侍郎、河北采访招讨使，又迁工部、宪部二尚书，再兼御史大夫，出为同、蒲、饶三州刺史。圣恩锡（赐）类，大门赠华州刺史。兄弟儿侄，尽蒙国恩，允南授膳部郎中，允臧授侍御史，威明试纂仆丞，真卿男授太子洗马，诸侄男等，顶授协律郎，颖授秘书省校书郎，赐绯鱼袋。袁衡华亭丞，泉明、颢、颋、颖等，并蒙迁改。一门之内，生死哀荣。真卿将赴饶州，至东京得申拜扫，又方远辞违，伏增感咽，谨以清酌庶羞之奠，以伯母河南县君元氏配。尚飨！

顏文忠公二崇臺



祭伯父宜家州刺史文
維乳元年歲次戊戌十月庚午日

庚申第十三姪男銀青光

裕大夫使持符饒州諸軍事使

州刺史上柱軍尉丹楊縣開

國侯直仍謹以清酌庶羞之

真敢以多于

胡崇吉夫

日志

亡道故高家州刺史府君之靈燭

胡祿山術棲河洛生雲漢名流

兵車靡繫三光累絕

王
鄧太守
作

寐

首唱忠義憤發首開士門

捨軒斬岸風宜聖其山蓋城子

張家接衛尉卿並長子也

威烈

威烈

威烈

威烈

威烈

威烈

威烈

拔身而
二庭

太子

甥族人並贈五等

聖朝哀憇，賜贈太保姪及兒女
皆被拘囚。嘗有私財，並宣一掌雷清廓
脫于賊手，並得歸東。真以
莊平原遭罹凶運，黑鵠同
協德而著微誠。

二聖閔焉授戶部侍郎同此殊方

招討使又西寧工郭憲却二高
中再遷侍史大夫告為同省饋三州判史

聖恩錫類

先弟次姓畫多子國恩

大門贈華州刺史先南授膳部郎中

九歲授侍郎史咸

賦事之時也

後補副將軍加守律印兼副將軍
後授協律郎印兼副將軍

後授太常寺司馬

顏授太子洗馬員外郎

一門之内

生五子

子之子皆有

子之子皆有

顏真卿大字洪馬頂一門之內生不衰榮皆有聲
名。赴饒州。至東京。尋申拜掃伏曾。威
同瑾。清而彥焉。是之首。清而高矣。有之念。之
仰。無而妙。君元良配。尚服。

争座位帖

十一月 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谨奉书于右仆射、定襄郡王郭公阁下：

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谓不朽。抑又闻之：端揆者，百寮之师长；诸侯王者，人臣之极地。今仆射挺不朽之功业，当人臣之极地，岂不以才为世出、功冠一时？挫思明跋扈之师，抗回纥无厌之请；故得身画凌烟之阁，名藏太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则美矣，而终之始难。故曰：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可不敬惧乎！《书》曰：『尔唯弗矜，天下莫与汝争功；尔唯不伐，天下莫与汝争能。』以齐桓公之盛业，片言勤王，则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从古至今，暨我高祖、太宗已来，未有行此而不理，废此而不乱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仆射指麾宰相与两省、台省已下常参官并为一行坐，鱼开府及仆射率诸军将为一行坐。若一时从权，犹未可，何况积习更行之乎？

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军，破犬羊凶逆之众，众情欣喜，恨不顶而戴之，是用有兴道之会。仆射又不悟前失，径率意而指麾，不顾班秩之高下，不论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悦军容为心，曾不顾百寮之侧目，亦何异清昼攫金之士哉？甚非谓也。窃见君子爱人以礼，不闻姑息，仆射得不深念之乎？

真卿窃闻军容之为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况乎收东京有殄贼之业，守陕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贵仰，岂独有分于仆射哉！加以利衰涂割，恬然于心；固不以一毁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能汨其志哉？且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长幼。故得彝伦叙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然，未尝参错。至如节度军将，各有本班：卿监有卿监之班，将军有将军之位。纵是开府、特进，并是勋官，用荫即有高卑，会宴合依伦叙；岂可裂冠毁冕，反易彝伦，贵者为卑所凌，尊者为贱所逼？一至於此，振古未闻！

如鱼军容阶虽开府，官即监门将军，朝廷列位，自有次叙。但以功绩既高，恩泽莫一，出入王命，众人不敢为比，不可令居本位，须别示有尊崇，只可于宰相师保座南横安一位，如御史台众尊、知杂事御史别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圣皇时，开府高力士承恩宣傅，亦只如此横座，亦不闻别有礼数。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辅国倚承恩泽，径居左右仆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愿仆射与军容为直谅之友，不愿仆射为军容佞柔之友。

又一，昨裴仆射误欲令左右丞勾当尚书，当时辄有酬对。仆射恃贵，张目见尤。介众之中，不欲显过。今者兴道之会，还尔遂非，再喝八座尚书，欲令便向下座。州县军城之礼，亦恐未然；朝廷公宴之宜，不应若此。今既若此，仆射意只应以为尚书之与仆射，若州佐之与县令乎？若以尚书同于县令，则仆射见尚书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益不然矣。今既三厅齐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书令与仆射，同是一品，只校上下之阶，六曹尚书并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类。尚书之事仆射，礼数未敢有失；仆射之顾尚书，何乃欲同卑吏？又据《宋书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国家始升，别作二品。高自标致，诚则尊崇；向下挤排，无乃伤甚？况再于公堂，喝咄常伯？当为令公初到，不欲纷披？黾勉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纪纲，须共存立，过尔隳坏，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电含怒，责彝伦之人，则仆射将何辞以对？

十一月

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

奉

柱國爵郡國公顏真卿謹寫書于

右儀射宣襄郡王郭公御下善太上

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謂不朽也又

門之端揆古百官寮之師長法度云先

人臣之極地今儀射挺不朽之功業



當人臣極也。豈不以本爲世出功冠

一時。推思廟跋扈之師。推遲純

狀。清故得身盡凌煙之閣。名

呼之異也。然美則美

藏太宗之廷。不其威矣。姑而後

之。始難築。因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

島。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累得此乎。

書曰：「良弗矜天下莫与競爭功。」惟不矜

天下莫与競爭能。」齊桓公之盛業，此

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發丘之奮

微有振矜而取志九國，以行而至

若半九十里，言必行，諾之難也。

得古至今，高祖太宗，半生未有行此而不克度。

東方朔

試讀結束，需要全本PDF請購買 www.ertengbook.com